

嘉業堂
叢書

廣陵先生文集

第三册

廣陵先生文集目錄

卷十一

謝劉成父

還蕭幾道詩卷

再次元韻答幾道

謝幾道佳什

偶占

思歸

秋日感憤

襲襲

病中

寄介甫

上杭帥呂舍人

上邵寶文

贈致政郭太丞

閑居奉寄幾道

慵

金山寺

登甘露寺閣

讀西漢

讀東漢

讀商君傳

書孔融傳

武侯

叔孫通

韓吏部

讀老杜詩集

讀白樂天集

過伍子胥廟

泰伯廟

和人古劍

琴

謝張和仲惠寶雲茶

和人孤雁

雁

送雁

鴉鳴

馴鹿

和人放魚

和人促織

聞促織

苦熱

和東蒙初九日不見菊登高

簾

詆鷲

鷲答

觀飲

答耿奎

江上

洗竹

春夢

秋日偶成呈杜子長顯之兼簡劉仲美

歲暮言懷

日益無聊賴偶成呈子長

醉後

梅花

木瓜花

蔬蘭

九曲池悼古

寄宿倅陸經子履

太湖

答劉仲美

平山堂寄歐陽公

歲暮呈王介甫平甫

塵土呈介甫

溪上

金山

朝雲

登城

招東伯仁杜子長夜話

臨別瓜州

春意

廣陵先生文集卷十一

逢原王 合著

謝劉成父

舊說詩無三百年於今拭目讀君篇已嗟吾道微如綫
不意斯文未喪天金玉有聲清不俗蕙蘭之臭美尤全
塵埃隔眼逢何晚氣類相期久愈堅以義求人今遂得
於心無媿果爲賢不須刺口論憔悴吾輩悽惶自古然
還蕭幾道詩卷

武夷山骨插青冥氣秀中蟠產俊英高似君平於市隱
窮如東野以詩鳴驂騮老騁青雲足綠綺純含太古聲
願我自憂衰病久爲君雙眼暫時明

再次元韻答幾道

塵囂擺落到鴻冥始見當時遁世英
叢棘敢思丹鳳至寸筵慚叩巨鐘鳴
須知奔競浮榮路未若喧傳不朽聲
此道固爲流俗笑苟非夫子欲誰明

謝幾道見示佳什因次元韻二首

曾酬唱和向家溪
媠母終慚敵豔妻
豈意誤將三獻玉
翻來輕博一丸泥
利能絕地同莊劍
巧可凌雲上魯梯
巾衍珍藏雖已固
祗愁飛去化爲霓

篇篇光絕奪春華
中有純音正不邪
跛鼈久慚追駿足
降旗今已怯崇牙
清新格調空吟諷
猥冗言辭自咄嗟
爲我指迷終有得
曲蓬從此託叢麻

偶占

卒卒往來舟翻翻逐利謀中流誰

一本作雖

自溺方去不回

頭

思歸

平生孤憤自潛然不作春蠶但食眠干祿有心羞枉道
無田虛日望豐年每將浩歎期黃卷已許多憂競白顛
舊笑古人輕獨往近來還自憶林泉

秋日感憤二首

擊劍高歌四顧遐男兒何自繫如瓜蛟龍不是池中物
燕雀焉知隴上嗟命有儻來猶未耳天徒生我使窮耶
謝安未是才難者底事蒼生卻盛誇

坐睨歸鴻起自嗟西風吹落淚痕斜聚書老嬾堆塵楮
秋劍寒酸一本作賊螫鐵蛇自是臥龍猶戢角浪嗟穴虎嚮
生牙從來思擲班備筆況是西山有舊家

襲襲

襲襲前修與後生要言高爵是身榮卻將獵較誣師聖
不見三年學有成

病中

十日身無一日寧病源知向百憂生寒侵騏驥應方瘦
蠹滿楸楠豈易榮小閣晝閑書帙亂畫堂風靜藥羅聲
北山扶杖終歸去寄語岳猿莫曉驚

寄介甫 時爲郡牧

已推事業皆歸命空有文章自滿家借使牛羊雖有責
豈於鳳鳥獨無嗟人留孟子皆非道客議揚雄正自謙
賢哲相望每千古得逢猶說與時差

上杭帥呂舍人

溱

玉海澄中粹金山拔外佳無前誰與敵獨進不容偕列
象明星璧遺思結館娃

蘇爲舊治

一麾迎日下四海望霖乖

今見詢僉允從來注意諧推溝常己任躋域定民皆富
裕吳中俗優游治外懷樽環常滿客醉擁坐添釵賤子
儒名業平生客旁淮塵埃方困頓

一本作遜

時命兩沈蕕居

拙思營窟炊窮欲析骸毛生禰衡刺麻繫呂醫鞋海遠
狂圖酌天高妄欲階請雖非義得來實爲貧差況是常

月隱一
一
瞻石將希未絕崖雖然愚者慮庶享惡人齋肉骨非難
力銘心謝莫涯定須爲進互庶或未愚柴

上邵寶文

出處身之道窮通命

一本古

所關孔猶聞宋逐軻亦退梁

還茲道方中否流風有後艱客來方病憲人戚不堪顏

士有高山仰身嘗逸駕攀徑心思古到獨手欲今攀樵

悴窮年學乖疏

一本孤

五兩綸魚鹽聞古隱吠畝識今閑

蹈海時何謂無田力亦孱清醒甘澤畔富貴奈墦閒進

壯藩

一本作羶

羊觸行屯乘馬班食貧欣道在慍見笑兒頑

時已輸雌雉心猶恥瘠環偶逢邦有道喜戀

一本作眷

涕無

潛觀水求窺海知天願適山雖歸滕國聖尙賤許行蠻

進效無橫草希仁等棄管聖門猶進惑惠政況先鰥自
道非能賦幾希不敢一本刪誤知何以報忠信赤心殷

贈致政郭太丞

冠蓋衡衝話退居幾年少儻銀魚風波脫去都無累
日月閑來靜有餘一斗獨傾花下酒五車時曬腹中書
太丞洪飲而自儒墨之外浮圖老子陰陽方技之說無所不覽故云論詩深媿非商也敢
向正門望起子

閑居奉寄幾道

門前一徑長寒莎耳冷不聞車馬過疏竹有風堪待月
空庭無雀可張羅道心自覺閑中得嬾性還從病後多
回首西城向詩老此心此性復如何

慵

衣冠慵整鬢慵梳萬事慵來靜有餘
卻笑嵇康慵未得
區區猶作絕交書

金山寺

萬頃清江浸碧山乾坤都向此中寬
樓臺影落魚龍駭
鐘磬聲來水石寒日暮海門飛白鳥
潮回瓜步見黃灘
常時戶外風波惡
祇得高僧靜處看

登甘露寺閣

忽忽勞生歲月催時偷高迹出浮埃
風沾草樹紅朝動
春入川原綠夜回欲出壯懷臨八極
可無樽酒到高臺
江山不與人相語
似待忘言野客來

讀西漢

漢得孤秦萬弊時當年丞相要無爲洛陽年少空流涕
誰謂書生果有知

讀東漢

漢鼎重炎逆血熬當時天子亦勤勞不能來作唐虞計
未會嚴陵所謂高

讀商君傳

利害從來識所存固難輕重與人論趙良不自身爲客
剛舊本教都君使灌園作欲

書孔融傳

戲撥虎鬚求不醫何如縮手袖中歸虛云座上客常滿

許下惟聞哭習脂

武侯

三顧雖然志意

一本作詩

深出非由道此

一本作處

何心平時

舊本

作生

胸腹能多少且

舊本作只

與羣兒梁甫吟

叔孫通

弟子從來學未純異時得失

一本作失得

亦頻頻一官所買

知多少便議先生作聖人

韓吏部

宣尼夾谷叱強齊史部深州破賊圍始信真儒能見用
可爲邦國大皇威

讀老杜詩集

氣吞風雅妙無倫碌碌當年不見珍自是古賢因發憤
非關詩道可窮人鑿鑿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
寂寞有名身後事惟餘孤冢耒江濱

讀白樂天集

北邙山下一孤墳流落三千綺麗文後世聲名高白日
當年榮利等浮雲屏除憂憤歸禪寂消遣光陰在酒醺
若使篇章深李杜竹符還不到君分

過伍子胥廟

西風騷客倦遊吳弔古心懷此暫舒鬼錄久應除佞齟
民思今果一本廟神胥雖然邪正皆歸死奈一本有忠
作尚譏各異書回首舊江江水在怒濤猶是不平餘

方氏一
泰伯廟

古廟鬱崔嵬朱門僦道開今人不爲讓閒或乞靈來

和人古劍

安知歲月幾經今傳記汗漫不可尋得自廢墟蕪萬古
失曾飛將購千金客思秋水龍泉

一本作淵

冷土歎中原虎

穴深好與壯夫同隱約鐵房寒溼壁塵侵

琴二首

古風寥落欲何尋常記南風素意深聞說五絃絃不斷
欲於何處借人琴

不獨區區操縵閒要期追逐古風還吾民有慍何當解
學得南風不敢彈

謝張和仲惠寶雲茶

故人有意真憐我，靈竚封題寄華門。與療文園消渴病，
還招楚客獨醒魂。烹來似帶吳雲腳，摘處應無穀雨痕。
果肯同嘗竹林下，寒泉猶有惠山存。

烹第一泉
故有是句

和人孤雁

朔磧雲深憶舊行，心驚漢月忽鷺翔。江南水闊無天地，
漠北沙寒有雪霜。遠目送飛沈暮靄，西風吹影過斜陽。
衡南未到歸何日，須信張羅近稻梁。

雁

萬里長爲客，飛飛豈自由。情知稻梁急，莫近網羅求。關

塞風高夜江湖木落秋哀鳴徒自切誰謂爾悲愁

送雁

來時羣雁去相隨病眼看天遠不知爲有客愁歸未得
獨憑斜日望多時遲遲南國無春雪去去東風滿柳枝
胡蝶黃鶯有期約好加歸翥莫令遲

鴉鳴

庭前佳樹綠陰成樹杪飛鴉去就輕自顧主人無敗德
豈嫌爾口有凶聲平生直道常多禍兩耳清風一聽鳴
輒莫爲人輕自重須知彈射易忘生

馴鹿

日日野心新籠欄外強馴祇消指馬相便有逐原人昔

起歌賓興今無伏面仁豺狼好牙爪應笑角如麟

和人放魚

春溪水暖綠蒲沈兩兩游鱗躍紫金必以直鉤應不得
果知非命亦何心舟吞遠海鯨鯢老餌滿平湖網罟深
縱爾豈知吾有意渭川人去事難尋

和人促織

秋蟲何爾亦惻惻何處人心與爾同夢枕幾年懸客淚
曉窗殘舊本月破西風人思絕漠冰霜早婦歎一本窮
作秋閨杼袖空更有孤砧共岑寂平明華一本髮滿青銅
作白

聞促織

衰草風來響不一本知破窗鐙滅月藏輝白頭老婦無
作自

機織臥聽鄰兒嬾擣衣

苦熱

土燥木根焦禽窮自拔毛龍遺赤日走天避火雲高虎
懼千山熾鯨憂四海熬風微不飽腹蟬亦爲身號

和東蒙初九日不見菊登高

從來秋菊不曾栽敢向西風怨不開我自傷秋有高興
非關特爲菊花來

簾

高明庭宇好崇基枉把疏簾率地垂必欲滿堂陰有樂
誰能暗室遂無欺卷舒未必風無意閒隙須防鷲解窺
莫道人終可遮障可終遮障亦何爲

詆鷺

金屋人驕奈鷺何暮簾好卷放來過今年已見鷺無數
何況明年鷺更多

鷺答

春日樓臺暖氣低東風無主一本自東西尋常人家
簾幕有多少何處畫梁無鷺泥

觀飲

不飲雖然合眾難何妨眾客自盤桓已看手足互顛倒
更聽人人自謂歡

答耿奎

浮生飄泊委蓬蒿泝泝無封敢歎勞心學古人方有媿

身從衰俗忽爲高，苟慚枉道干簞食。肯謂非時愛一毛，
末學從茲益知守。善人不鄙與華褒。

江上

浩渺煙波不可名，我來閑自濯塵纓。久思滄海收身去，
安得長舟破浪行。天闊水雲連黯淡，日閑鷗鷺自飛鳴。
屈平死後漁人盡，後世憑誰論濁清。

洗竹

去年春筍密相扶，洗去心圖翠色疏。高節欲令人盡見，
枉枝何惜手親除。臨川常可持爲釣，待鳳猶能飽有餘。
須看月明風勁夜，寒聲薄影滿茅居。

春夢

湘水茫茫春意闌岑郎一睡片時間誰知行盡江南路
枕上離家枕上還

秋日偶成呈杜子長顯之兼簡劉仲美

丈夫不合自窮愁藜藿先須天下憂君不唐虞皆我罪
民推溝壑更誰尤須將兼濟爲吾事若只誠身亦我羞
滿紙古人皆有道如其所學願軻工

歲暮言懷呈諸友

萬事無成只一吁窮年況復歎窮途功名未立頭先白
貧病相仍氣尙麤富貴早知皆有命窮通料是不由吾
會須開口隨時笑一曲長歌醉倒壺

日益無聊賴偶成呈子長

唐四十一
一夕西風葉下柯，羈人顛顛發沈疴。窮來無子知難得，命薄於人可奈何。困臥牛衣空有淚，劇彈劍鋏不成歌。陶家壁冷塵埃滿，何日雲雷起鐵梭。

醉後

醉裏分明別是天，最宜沈溺過流年。平時政教全稽古，盛世朝廷不乏賢。但得有生皆自遂，不妨吾屬亦陶然。沈湘死屈如何者，卻把醒名欲自專。

梅花

曉枝開早未多稠，屢艷清香不忍休。萬木已知春盡到，百花當負後來羞。東風也合相和暖，臘雪無端欲滯留。滿眼蕭疏正堪惜，莫將橫笛起人愁。

木瓜花

簇簇紅葩閒綠萋陽和閑暇不須催天教爾豔呈奇絕
不與天桃次第開

蔬蘭

曉折寒蔬野圃閒荒林深處有芳蘭世無賢士初爲佩
猶有幽人日取餐

九曲池悼古

剝地決洪波深流隱

一本作引

木鷓牆高帆繫錦隄暖柳藏

河泰甚心方兆顛危念則那去都如脫屣東下若瘳疴
殿腳千論女宮眉斛計螺迷樓插空遠水調揭聲和忠
切聞無路愚諛面日阿君顏未回笑賊手已稱戈運去

天移鼎人遷地見禾當年遺廢沼及此尙名歌古往悲
奚寄今傳跡未訛水寒波刺甲土老岸髯莎落照留歸
一本作飛鳥西風困舊荷暮林迷遠嶼夕靄暝前波一本作坡亡
國誰堪問羈人恨自多凭欄不成去歸意爲蹉跎

寄宿倅陸經子履

勳業悠悠未可貪直須隨處酌醺酣君知仕路三無愠
我與人情七不堪聞借朱衣爲別乘想回青眼憶高談
東風尙有西行約甬水橋邊定解驂

太湖

西南無盡望吞恐罄吳郊海近私憑蓄天低不敢包蛟
龍宜自宅螾蛭莫令巢遠浦纔分點歸檣略認稍水乘

潮更闊地過底宜坳鳥截煙維斷風凌浪脊交大橋橫
作畫別岸缺成爻吟恐詩無氣圖憂筆費抄歸輪范蠡
得官許季鷹拋去憶心應繫歸誇口定饒窮何須蹈海
來好卜編茅著戶生同隱居民釣自庖滄浪未容濯魚
樵夜停敲

答劉仲美

莽莽晴川水寥寥病客舟來隨風浩蕩去逐雨淹留生
計梁邊燕歸心海上鷗多慚故人句敲臥一長謳

平山堂寄歐陽公

廢苑繁華不可尋孤城西北路嶮峻檐邊月過峰巒頂
柱下雲回草樹陰賓客日隨千騎樂管絃風入萬家深

唐四十一
知公白五堂中夢未負當時壯觀心

歲暮呈王介甫平甫

歲暮遠爲客一身歸計深塵沙日翳翳雨雪夜陰陰喜
色開南信悲懷動北琴感時須寂寞何獨少陵心

塵土呈介甫

塵土紛紛起處微祗隨風力亂噓吹高張白霧橫宮闕
低引輕雲暗路歧坐客昏蒙歸耳目行人斑白上鬚眉
誰知霧霈天飛雨洗滌輕浮會有時

溪上

溪上清漣樹老蒼行穿溪樹蹋青陽溪深樹密無人處
祗有幽花度水香

金山

馬蹏行盡九州閒無處歡娛得破顏只有此中宜曠望
誰令天作海門山

朝雲

朝雲飛飛來無窮暮雲漠漠昏相蒙閑來既自不成雨
拂去安用遮長空擬鞭屏翳問白日更謫星伯誅長風
盡一本令萬物被光景夜看北極朝天中
作晝

登城

病來萬事嬾自宜高城有樓閒登一本可躋來期清風脫
內熱坐厭遠目看天低閒郊一作草樹漫蒙昧落日燕
雀爭依樓臨風一歎人不一作會直氣飛去添虹霓

招束伯仁杜子長夜話

久陰忽晴已可賞
况復夜氣驅蚊藏
清風逆回六月熱
急雨借得三秋涼
非惟歸雲人目快
更有白月天心當
從來萬古有未盡
待子一夕心胸張

臨別瓜州

十年來往常依依
此日復去來何時
青山有意退弗忍
白髮未逢歸去遲
乾坤不盡萬里望
草木無限西風悲
塵纓欲濯惡獨潔
滄浪流去清無涯

春意

春空漠漠多愁客
春意冉冉隨歸鴻
寒雲飛高不肯雨
白日翳暗何時風
閑花野草各意態
濃煙弱柳相昏蒙

北窗厭睡不知夜起見海月如秋空

廣陵先生文集卷十一

廣陵先生文集目錄

卷十二

性說

師說

招學說寄興叔

迂說

是非說

交說送杜漸

龍池說

馬說

廣陵先生文集卷十二

逢原王 令著

性說

或問性者何謂也曰難言也曰古聖人亦不言歟曰古聖人言不得已而言不得已而言是哀生民之愚也余業聖人者也敢廢言乎哉曰然則性何出也曰上而億萬世下而億萬世其源吾心是也推吾心以通萬物之心一心也是則性者萬物之源乎廓而無形像也寂而無兆朕也不日不月陰陽不能晦也不雷不霆氣象所由應也天蒼然稟之而上也地隕然稟之而下也日星稟之所以經緯也山川稟之所以融結也然則人介其

閒稟之粹者也人皆有稟之之資而不知所以稟之是蔽之也蔽之來非一日二日也當湛然之時無思也無爲也粘湛而情生則感氣而育矣感氣而育則濁之形質矣濁之形質則事物之攻將干馳萬驟而不能反其源也嗚呼物格則局之視也聲激則局之聽也事牽則局之思也舌鼓則局之言也樂生則欣喜集也喜纏則悲哀來也好惡相兵也是非相戰也異而出於同同而反之異以繩墨辨曲直也而不知不繩不墨所以爲曲直也以冰炭等寒暄也而不知不冰不炭所以通寒暄也噫大道昭昭彌綸於天地閒奈何世之人不達也世之人所以不達者善惡之情爲之縛也善者曰吾守是

捨吾守何道之有也惡者曰吾守是捨吾守亦何道之有也善者泥於善惡者泥於惡頑然封執而不知聖人之變也曰然則善惡等歟曰善與惡利害則殊矣要其事爲皆出於情也今夫霜露之濡生殺不能廢一也知露之能生霜之能殺而不知霜之所以爲霜露之所以爲露要之於潤則一耳彼人所以執霜露云者局之於生殺之情也善惡之於人豈異此哉曰然則善惡之情不足辨歟不辨何以爲聖人也然則善惡之來各緣其習也薄也厚也隱也顯也人固有始善而終惡者始惡而終善者本末渾然而善者始終渾然而惡者有善惡參相用者此皆何也曰向吾所謂善惡之來皆緣其習

也者此也始善而終惡是善情薄而惡情勝也始惡而終善是惡情劣而善情勝也本末渾然於善善善者也始終渾然於惡惡惡者也善惡交相用是善惡之情交相勝者也曰然則性果無善惡歟曰性無善惡也有善有惡者皆情耳曰善惡紛紛何由復其性也曰夫明覺之人不留善也不滯惡也善惡忘則好惡平好惡平則物我等物我等則湛然無情於其閒故能與太虛等矣曰當是之時與太虛等則無復有爲歟曰是何言也水之正萬物之鑑也谷之空萬物之應也聖人者天下之母肯遺天下之子哉天下之子不可計也非而悖於是者有矣惡而忘於善者有矣非而悖於是惡而忘於善

聖人未嘗忘於心也心不安則思有制作行於其閒矣紀綱教化所以敦天下之本也典章法度所以閒天下之誠也符璽斛斛所以公天下之平也刑法號令所以檢天下之姦也春秋以是爲春秋也禮樂以是爲禮樂也易以是爲易也詩書以是爲詩書也噫古之達此道者皆聖人也伊尹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子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伊尹覺斯民之道上而億萬世下而億萬世捨吾所謂性者無可覺者矣噫聖人沒典法淪喪知吾道者幾人也後之世德行不修仁義不著使天下之人泯泯然入頑獷之俗而不自知者皆不知性之罪也有志於天下者可不念哉

師說

上古之書既已汨沒其宅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常

一本作帝

之學求諸傳記閒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亦

有名

一本作學之名具存

法周則大備故其施設炳然彰白若然

帝王之於治目

一本作具

宅雖世有取捨於學則未聞或廢

也豈非君師云者兩立不可一蹶耶夫惟至治之世其

措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化故地各井而民自食

其業雖有士農工商之異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給然

後繩其游惰澄其淫

一本作汗

衰勸其強梗其治略以定矣

然猶鄉遂有庠序之教家國有塾學之設自庶子以及

卿大夫士之子皆入學爲之師以論其道爲之保以詔

其業示之知仁聖義忠和使相充擴

一本作存

孝友睦姻

任恤使相修飭

一本作行

禮樂射御書數使相聞

一本作

曉故

其左右之聞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樂迨其淬磨漬漸

一本作漸浸

之成則入孝而出悌尊尊而長長然後取而置

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爲君臣盡其所以爲臣卒無一

背戾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也道之衰微迄于餘周

一本

作戰

如擔石之於將墜其引綴未絕者猶一綫髮繼之

暴秦不扶而抑遂至墮壞漢興宜大更制而財補縫之

故其俗無所防範聽民所爲卒放壞不至治然能郡縣

創孔子祠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徒負策賢良求經術以

對當時得失於古雖未爲善而其風治遂號爲平豈前

世遺風餘化漬染而未斬耶抑民苦秦而功易見也當此之時士猶能相尊師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秋而名家者以百數十計晉魏而下浸以沈溺更數十世惟唐爲近古大抵才追齊漢治而未能遠過嗚呼何爲而止此也夫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用儒而漢唐已來例一本常任儒矣卒不至甚治者何也有儒名有儒位作類不儒用一本用儒術一本而然爾其弊在於學師不立而育立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士無根源而競枝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以爲儒之任而又上之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以能自誠而明者非生而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修習之至也如無爲師則

天下之士雖有強力向進之心且何自而明又誠也夫

一本作也

訓導而懋勉之猶且患其糺竄故七

十子身逢聖人而親薰灸之其聞與見不爲不至猶且
柴愚參魯師僻由嗛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爲宰而賦
粟倍又況後聖人數千載其書殘缺訛蠹又資材下於
數子而欲聽其自爲而不立學與師猶其願穫而願不
耕也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稀闕不可俟也自
周至唐繇數千歲其卓然取賢自名可以治國一本者
由孟軻抵韓愈纔四人是其力能扶持一本作其教而
竟不之用者所以歷年已遠人出甚少也如其多則或
用之矣苟患其少無如廣學而樹師續其所不長擢其

所未高使知所以爲治而識所以救亂然後名聞而實取之則庶矣天下之師絕久矣今之名門徒教一本作多師者徒戴組刺章句希望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是皆取戾於孔子者耳惡得爲人師惡得爲人師

招學說寄興叔

學者曰吾固愛木之不自己焉安得吾學而木然也安得人學而木然也吾學而然將有以與之人也人學而然將有以取於人也吾學而然與之人友道也人學而然取於吾師道也友且師學而不倦者夫木哉木哉安得吾學而木然也安得人學而木然也今夫木始於萌

斲眇於毫髮計其根萌之徑相長不過以寸及其春夏
之繇留雨露之兼仍積之日長生之不休彌抱而不可
拱焉則休者安其陰息者仰其材睨而上計之千百尋
而不可逮視其在芽斲毫髮時豈不過甚而得已邪然
而不足猶若也向使其拱把而止則朽折若芽茁然惡
在能千百尋哉今夫木生於山林而用於厦屋木非能
手舉以招言列於人而因一本謂其材也而又山林之
於厦屋其遠勝言哉而人不能遺斧斤必至焉故木患
不材且安有材而遺者也使其材而或遺則爲材益大
爲材益大則世豈能終遺之哉雖然木生自爾也非爲
爲材而後生也非爲人不以爲材而不生也故木有似

夫君子吾固曰學者曰吾因愛木之不自己焉安得吾學而木然也安得人學而木然也今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非謂衣

一本作不角

而不毛也以其聰明視聽然也

視父而知爲親聽長而知爲順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然而未善視聽焉百步之間荒忽之外察一芒毛之垂而孰一蚊蠅之聲者邾婁師曠之所以異於眾人也然而未及大視聽焉顏子坐而視百世之上見舜之行焉聞舜之言焉坐而視當世見孔子之行焉聞孔子之言焉閒而視一身見過欲萌於未形非欲倡於無聲故子然自持循且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又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惟顏子爲能見也他人固不之見也非惟顏

子爲然惟舜亦然舜樂取於人以爲善取於人以爲善是見而取之也樂取於人以爲善是聞而取之也非惟舜亦然孔子亦然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顏子以之自明舜以之取人孔子以之改過夫人

無一人字

能自明若取人與改過豈不爲大視聽哉故邾婁

之明師曠之聰是天與之也顏子之聰顏子之明學得之也天與之故能勝人學得之故能勝天今夫視者聽者纔天與之也然而未如學得之也學得之如何如顏子而已矣如之何如顏子學不倦而已矣大哉學夫今夫

一本夫作之人莫不學

一本作莫不好學

一本作莫

也然而未得名

一本作爲好學

者猶范之冠蟹之筐耳以其名爲而實非也人能有一

作惡范冠蟹筐之心則知好學矣夫道固不遠人而人自遠之苟有求道之心而持之至誠則何可當耶苟爲有求道之心而不能持以至誠亦未如之何也已詩不云乎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者謂其學道非至誠不得也人皆曰我智過禽獸而視之而未有以過之也故求高不如鳥求深不如魚千仞之山人不勝其高也而鳥常卑之更擇高而巢焉以是而人不得而窺也千仞之淵人不勝其深也然而魚猶薄之汨其深而穴焉故人不得而釣也苟能充魚鳥高深之心而施之學則人能及之者鮮矣夫道無遠而人無不能有遠不能者謂不爲也今有人曰吾不能走千里之遠而能反復百步之

閒不休則千里也夫末喜子都天下之大姣者也人固以末喜子都爲大姣而末喜子都尙自懼未爲姣更漸朱塗粉慊慊然唯懼人或美於己而不得一本作能美於人嗚呼曾謂好聖人者不及末喜子都好姣乎然學者亦捨己而先人故夫今之人責人一以義而待己卒以怨責人以義則人之就聖人也速待己以恕則己之去小人也緩且不知責人不已竟何多於己也苟能以攻人之心而攻己之心則過失不勝其攻矣夫觸刑辟而爲非禮義者小人之肆者也懼刑辟而不爲非禮義者小人之拘不得志者也可以爲非禮義而不爲非禮義學者之守也情安禮而行安義君子哉惜乎未及好學者

也吾學而求爲君子者也

一本作吾學爲君子也

嗚呼不爲小人

之拘不爲小人之肆者幾希哉夫人之於人則患有不知有不能聞而自爲己則安不知而學不能陋夫欺人哉今有疽瘍之在身則求於人而願去雖撓胸折頰累百拜而不辭也有不求而爲之治而愈則百思謝之至於一本過惡之在身而不知求人或者告之則不謝更怒甚故疾惡之不如疽瘍也斯人而有恥者鮮矣人之爲父兄愛子弟皆知擇師而教之至於身則不知學惑矣夫

迂說

非禮之舉非義之動皆是也以其非禮非義而止者蓋

未之見也以其非禮非義而止之者又未之見也今有學聖人之道而行聖人之義者皆曰迂以其迂而止者皆是也以其迂而止之者又皆是是也是何勇於爲彼而惡乎適此也止之者爲愛人耶豈樂人之爲非禮義而懼人之爲聖人也耶

是非說

是非人人之有也是非或非人人之有也何爲其然指己與人曰爾爲爾我爲我人皆曰是也知者觀之亦曰是也指己與人曰爾爲爾我爲爾則人皆曰非也知者觀之亦曰非也斯其爲是非是也故曰人人之有也於此有人生而未嘗之山也而原藪是居又未嘗聞人說

山之爲何如也一日客有自山而來者以山之高大語之原藪之人相與笑駭曰是豈有是出吾門適吾野跂足引目而四望之地皆平也何曾爲有山則語其山者是也謂其無山者非也故曰是非或非人人之有也今人所以能是非原藪之民者以其常見聞諸山也如非常聞與見則原藪之民何以異故曰是非不徒於山也道亦然也

交說送杜漸

孟子道性善信其性之善也然其有不善者非其才之罪也不能擴而充之而習之遠之然也有能資性之善而充之習不相遠之則信夫純乎哉前吾學者吾師也

吾見其擴已充而習不遠者也吾不知其始爲何如然也後吾學者吾之徒也吾多見其不能擴而充之而習之遠之始吾亦爲然然後知杜子賢夫人遠者也能資性之善而充之習不相遠之是將信夫純者也杜子名漸年少朴茂韜藏不挑抉平日未嘗輒語言與吾居且五年又最爲親洽而未見其懈且過也言之有實也行之有經也與吾交而游者多矣未見其可愛如杜子者故吾獨樂朋友之杜子亦猶然乃不輒他人之從而獨我是待也居相爲羣也別相爲思也見相爲喜也言語相唱答而出處相往來也故悲而同爲吁窮而相爲謀樂而相爲讓去就相爲之可否過失相爲之扳牽吾獨

杜子望而杜子亦望子然也方吾窮困寒餓一本作飢牽而之東西不旬月必復合於其未合間已其歎一本作嗟恨而況今而去吾乃久也故序其行獨道其可愛與相合與夫可歎恨而不及所學者吾與杜子素講之熟矣吾知杜子之不吾忘而吾又敢自忘耶

龍池說

距真而西七十里曰六合縣地皆原阜無川澤縣行五里曰龍池池之南民居數十家又有亭以休行者余嘗過而宿焉愛其池之寬遠既而策之又殊一本無殊字深不可窮極且怪其龍池之謂固求而問之則曰世傳此地舊無池爲常人居昔而忽陷焉既有龍居之也今其

池之北冬寒水涸則淺處尙見柱石與遺井在焉以是
驗之舊爲人居也決不疑矣民四時必具祭則水旱如
旁郡卽不爾則風雹害稼余舊常疑於龍今又得此說
私怪駭之因退而思之曰天地人三才也上而爲天日
月星辰在焉而不得下而雜人也下而爲地山川草木
在焉而不得上而雜天也況又中而人與禽獸哉是各
有分定而不可雜以上下也故飛者雖高已上則窮穴
者雖卑已深則死而龍也潛而伏泉一本作淵躍而飛天風
雷雲雨動且從焉是其神亦大矣獨能雜出於天地人
之間吁亦盛哉今何子然獨居此也夫人非龍曹也地
陷且水人則溺死龍獨害人而居之安邪祭而有求也

所求非所力則雖祭當不受而民或不祭則龍又當凌風厲電以驚禍之邪夫風雨天之付龍者以能行雲施雨蘇焦活枯而然爾龍何早而不用爲雨不祭而用是求食邪江海至大也橫亘數千里鯤鰕共容之龍盍居且樂焉而何爲齷齪居此與蚯蚓伍也豈彼不容龍而龍私居此邪不然則龍懼其大而不往也余觀易之乾卦及他經傳所載凡擬聖人君子則必以龍是豈龍者能利人而不自私者邪今何乃爾也夫龍者豈盡若此焉邪又將若人者有君子人而有小人邪

馬說

東郭之兒生而未嘗逢馬意其四足而甚大者皆牛也

他日適市而逢馬焉驚而呼曰是牛何以是班班也其聞者笑之語諸市人而市人笑之東郭之兒自失焉歸而語諸長者則馬也以是不語者三日東郭之先生聞而過之曰孺子亦有所失乎曰非也吾常以馬爲牛旣知其爲馬矣吾慚而未言將無以見市人也先生曰噫馬信爲馬矣孺子以爲牛孺子之過也市人乃能笑孺子者是以馬云也苟不以馬而以他使是非幾不能不以牛爲馬其於孺子有閒乎孺子殆未之學耳市人固不足慚也

廣陵先生文集卷十二

廣陵先生文集目錄

卷十三

正命

志述

醫論

讀孟子

書墨後

書秦醫後

書明皇紀後

質陵先生文集卷十三

逢原王 令著

正命

語日子罕言命然則命固聖人罕言之矣自西夷入中國以佛而性命之說始雜而孟子嘗謂人之性善而荀楊者互出以爭之自二子之興而孟氏之說益明而今世言性者尤多而詳大要歸孟氏則爲得而世之好事者往往偷去以附佛而爲說然亦言性者未廢也而命之說尤無言而佛者盡收人死生終始之迹以籠人而爲命而陰陽之家復推步五行之支幹日月星辰之經纏遲速以迎合人之脩短貴賤以爲命而愚者自思無

以出其說而信惑之其源蓋始出於惡不必斥賢不必用而人始惑於貴賤矣死有脩短而賢者或丁其短而愚不肖或老而彌年

一本無老而二字

而人始惑於死生矣故

佛者包妄以爲談而陰陽者騁奇以取術然人之信且惑者大要不知命也夫舜賤爲庶人而貴爲天子是莫之致而至者也然而舜致之以孝使堯之時而舜不以孝且聖則命亦可爲耶抑堯以丹朱爲不嗣而廢之耶以無命而廢之耶而舜避之南河之南舜何爲不知命使舜而爲知命則避亦詐哉麻者曰麻之數始於易是伏義而來知麻者莫如文王也然而文王拘於羑里曷爲不知命苟爲知命曷爲憂患而作易哉

一本無而作易三字文

工之後聖且知易又未有如孔子也孔子曷爲不知命
苟爲知命曷爲聘七十二國老而後止哉如古之文王
孔子猶且不知命而謂今之星家厯翁能知釋者能言
耶借釋氏陰陽之言之然則是人無死非命也人無死
非命則死者命之由然而不在人則是桀殺龍逢桀非
有罪也龍逢之命之一本無之字下同然也桀順天而致命者
也紂殺比干紂非有罪也比干之命之然也紂順天而
致命者也如是則桀紂不必爲善爲善不免於誅命之
然也跖躋不必不爲惡爲惡而死不減壽命之然也幸
而釋氏陰陽之言不盡信民財惑而無自立不幸而釋
氏陰陽之言盡信之則當死者不死不得以義責命之

由然也當生而死之不得以義正命之由然也若是則上無暴誅誅之者命其時也下無暴死死之者命其時也夫然則焉是堯舜烏非桀紂哉嗚呼其亦不思矣夫人之學釋氏陰陽者謂堯舜生桀紂之時則亦爲桀紂之暴耶不然則人之命死者何自處之也謂桀紂之生堯舜之時則亦爲堯舜之仁耶不然則人之命不死者桀紂安得而暴哉使釋氏陰陽之說行而天下盡信以爲命則將見盜殺其父而子不復曰父一本無父字君字命適至然也盜殺其君而臣不復曰君命適至然也不然則不知命而逆天理矣故子嘗謂人不可不知命而不可知非命不可知非命者前之謂釋氏陰陽者之謂是也

人不可不知命者知其命之自我云也命之自我云者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富貴我命之也是命在我者也天下無道以身徇道雖窮賤死而不回亦我命之也是命在我者也夫人生之有死人之終也死雖有長短一歸於終爾故曰死生非爲命唯其死生之者爲命貴賤貧富非爲命唯其貴賤貧富之者爲命若是則死生有義我不敢苟死生亦義之云也我所以命之云也貴賤貧富有義我不敢苟貴賤貧富亦義之云也我所以命之云也故事父有道事父不敢死事父之義云也我之事父之命云也事君有道事君不可不死事君之義云也我之事君之命云也如是則子得其子之命臣得其臣

之命旁推而遠及之無適而不得命君子謂之知命昔者孔子嘗言命矣在困之卦曰君子致命遂志夫困爲無用之世者言而不信君子尙何命以動哉故君子致而遂志耳使如人各有命則雖死何可致耶又彌子瑕嘗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孔子曰有命然則命者謂我有義命之也不可主佞人以求卿也其傷顏子則又曰不幸短命伯牛則曰亡之命矣夫者亦謂二子之死之短不能盡其所以自命云耳而孟子亦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而桎梏死者非正命夫然之謂知命

志述

士之所志不同因以有得失則信然子固不能一也若

夫明哲自重之士唯其道之所以而信之猶謂其志有得失余蓋非之而未信也夫士之所趣不同固多而其志則有二利與道云也志於利者禦人而襲其千金蒙惡犯上以盜其國與非其道而枉人之斗筭雖所以取之不同輕重大小之各異然志於利則爲之志於利者皆不爲也是其志於利則同也夫禦人而人亦禦之蒙惡犯上而不獲枉人之斗筭而不得是其曰失吾志云耳然則是失其志也若夫志於道者得其時挾其道進而行之天下所得吾志者道也富貴豈吾之志哉非其時而道不行於天下去富貴而不居是猶吾之志也曾何損益於吾心哉以是言之士苟以其志進退於世

雖大行窮居於勢利則然其爲志則一也夫志雖不可必得之於天下豈不可得之於一身哉故曰士未嘗有失志也今之沛然坐人上以享牛羊之食者人視其面蓋赫然退而語之者謂得其志故也是人亦謂以吾之得志故也今夫褐衣不完飯糟橡噉藜羹以自顧者蓋其氣怫然人之言者曰是其失志故也其人亦曰爲其失吾志故也不知其人志於富貴者乎直將志於道者乎也苟志於富貴則誠然苟志於道則余知其兩失也若夫良志則不然其堅如金石其常如天地其照如日月豈以外物之接與否遂以爲得失哉余觀世之顯者甚驕而不見道於天下賤者失色不能自悅以余考之

常兩失其志如此今吾言之欲求其志者知在此不在彼則將有得已而已者雖然余亦用自鑒耳或曰孟子之言得志者非歟曰彼以天下言也故有得失余言志之在身者故無得失然與孟子何異哉

醫諭

一邑之醫舉十人一人實能而九人名不能者常任醫不能者常任人任醫者如何曰某病也是必死某病也是必藥曰死楚而藥苦奈何曰病必死藥而已如爲置楚苦則死未可諱也任人者如何曰某病也是宜死某病也是宜藥曰死甚楚如可藥易之曰是亦藥可也惡在其必死曰藥甚苦且奈何曰是亦有甘者爾惡在

其必苦以故而不能者常爲用能者常不用他日邑長病疇咨左右而可者召其九人之一人焉更數月而病無損又召其一人焉則又無損更五六而不及能者然後歎曰邑無醫後之者不尙前不若復召初爲醫者已而召之噫是人也何不思使其有可療之道則前固用之矣不待數月而後徒已也如爲無益雖召之將如病何一日困且憊其子有爲能者言則罵之曰醫召固在我是故惡出夫彼吁乃人也可何其瘳其於未死也幸

讀孟子

子讀孟氏之書一年而奮奮予肯中一年而縮縮懼不能行三年而退默以吁嗚呼孟氏之道可知矣方周之

衰天下諸侯紛起以爭強謀相弱

一本作脅弱

眾謀一寡天

下之士鋒口以起連兵交戈相搖以

一本無以字

鬪而不休

唯恐殺人之不殘收地之不多屠城滅國之在

一本作或在

人後然後天下之君下堂去席引手倒耳以傾就其說

而謀聽計行故朝而襲人於前暮而人襲於後一勝一

負不移踵而相復血骨滿野不一顧省而日磨銛淬鋒

以地醜力齊抗不相上下方是時貪很之君朝敗而暮

討已心疾

一本作忘

口歎謂復恥之不速又聽昏視淫迫於

一切之見方此時而教以王者仁義則謂爲迂闊而無

益於事也必矣譬猶志在逐兔寧肯輟坐以待鹿又肯

信不顧之走墜筭而遇虎耶故三代之季暴亂未有久

於周者無他聖人不出賢者擯遠不聽而中庸之君耳
 窒目蔽樂於所以亡而不寤所以興卒至咽吞銷蕩財
 六國而秦復暴有之又遂大亂而聖人之言息矣漢興
 孟子與五經連置博士而當世學者不知先此自西漢
 賈誼劉向輩號爲多言又嘗爭出以謀憂天下而於孟
 氏之學不切切深造則漢儒之學可語哉自唐韓愈前
 一作一本倡之後天下日知所向至今則孔孟之學盈門矣
 然卒有疑者今其言區區欲以百里數百里之國五年
 七年之間懷諸侯以有四海後爲政於天下又其言皆
 曰有七十里五十里興者未聞以千里畏人何時如此
 甚難而功如此甚大效如此甚速也而孟子之後學孟

子者皆爲公相輔有天子之天下而乃至不能治辨理
務顛倒而不能條貫舉天下求柔四夷年飢蔬穀不登
則民皆殍散烏在其能不以千里畏人也豈孟子利於
自一國而有天下以爲政一本無此三字而不利爲政於天下
耶不然虛語耶不然吾何言哉吁

書墨後

班固言墨書七十一篇而今之傳墨者財十三篇耳又
其書多非墨所素心予嘗按書傳之雜出者合質之多
無得也然論其大概亦時時取吾儒楊襲以自出故同
是堯舜而非桀紂無足疑也自司馬遷之博聞而猶不
知生於何時故云或先後孔子而未知也予嘗評之而

謂使翟而先孔子以生則翟之荒愚當得先矜哀而後誅使翟而生後孔子則元惡何待教耶予讀其書至其所謂絲染篇則益憐翟之昏不明而妄傷人之失習而不知已將習人以失也然後亦疑翟實生孔子前也然翟學之興雖翟固有罪而所由亦時然方周之衰先王之法禁盡廢天下之士爭出而名家者甚眾然翟亦其一爾方此之時先王之道息天下之士皆不知自爲學雖仲尼之先之後而道未盡信天下故翟於此時出與閒會故從翟者多也然翟之能偷天下以自名豈不爲幸耶而予獨傷翟之不得後孔子故不能自有知又其書傳之不幸而會人信以遲永翟罪以予觀之翟乃不

幸也然子獨愛孟子之能第次又曰逃墨必歸於楊今而視之雖害人者有殊差而豈能一逃孟子之言子嘗病世之釋老者則思得楊墨之書以校比其淺深故嘗兼求之而楊氏之言絕矣豈害輕者去之易耶而墨之書雖不完在然要之世傳不盡廢也其書雖缺而其道則大概具存爾夫楊氏爲我拔一毛利天下不爲豈老之謂邪墨氏明鬼尙同摩頂放踵而爲之則佛矣然老佛之害當世雖同然當世之受害則老輕於佛一本作老猶輕佛以是計之又豈逃楊歸墨一本作逃之效耶至於二

□之荒妄雄猾所以資禍當世者計楊墨則其倍又百矣然世之學者多謂孟子之後楊墨者空矣而不知老

楊佛墨

一本作老佛楊墨

之關合如此也嗚呼道之不行自文

武

一本作武成康

而來其已遠矣然仲尼之後數十年而墨墨

數年而秦秦數十年而老老數百年而佛佛今千有餘年矣而其閒時力獨抗撥邪說而自正者財孟與韓二人爾然又身立無由道不及天下財空言以待後世則今其道得不遂絕泯者抑亦二賢之言耶而予嘗觀當世佛老者徒張誕以射愚而人不知其爲害者信亦幸矣亦不幸吾儒之道不被不爲却掃遠棄爾而亦幸而釋老之無人不然則孔不復容於今而秦不獨暴於古也然世之學者獨奮攘兩手直進不旁顧以銳於入夷非唯終自愚更左右出以牽獵當世合羣庸而助之攻

噫亦甚哉子嘗視世之陷老佛者唯貪與懦愚不思耳
貪故樂其所誘懦故易爲之懼愚不思則自擇不明合
三者於一心則何適而不入耶今子之區區借翟之不
後孔子以生而惡前孔子者非徒愛翟也欲學者之知
今而學翟者罪之過翟也言學翟之罪過翟者又欲其
知釋老之又甚之也作讀墨

書秦醫後

太史公曰秦醫其智矣乎夫知其不可爲而不爲也彼
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醫亦何以爲也吾觀世
之醫而死者甚多未見知其不可爲而不爲之也彼知
其不可爲而不爲之者其良醫乎其亦智矣乎

書明皇紀後

唐續大亂之後天下困苦人人思休息逮諸盜殲盡無四方事挑棄弓斧歸復耒耜民始有生心時亦小康至貞觀中君臣胥熙上招下來朝無遺謀民無遺非而天下治平矣然當世之臣猶失淺近故唐雖暫平而無長久光大之策卒使於古有媿繼之高宗循而不修終無事於天下而武氏女子排房闈出自稱制而天下亦安之豈非武德已來積治承平民方德唐而未思亂也及明皇帝平韋氏戡內難出承睿宗攬有天下然能多自勤明又天資神度超拔上世而亦銳意有天下心又開元已來諸臣忠公宣力悉心加之天時連仍吉而不凶

故能斗米五錢民行千里不裹糧糒天下既富矣人人自愛護不肯款觸行辟故連歲決獄纔數十計自周漢而下千百歲已來語爲治平無出貞觀開元也太平既久上志日益銷墮當時窮謀竭力之臣半已老死後來者幸以佞媚進亦以佞媚終不然雄悍俊復陰爲中賊故直者伐拔忠者一本作伏直拔忠者流逐天下之事靡靡寢敗壞而不之悟方且伐鼓賡歌日形詠太平更漬溺一本作謂幸愛雄權要官隨意授之不問其賢能何如故內包國忠之姦而外稔祿山之禍又天下久平人不識兵革令守皆常俗吏唯知承奉條章文飾姦隙以窺伺富貴而已故潼關一陷而京師旋溺天下守土之臣如填土

爾誰知赴君死國之爲宜然哉及其西遷之初棲棲如旅人以天下之尊數世之德而不能活一妃妾宗族播棄或且誅死而方拭淚噓吁以謂無甚負天下不亦謬哉迨肅宗卽位計較戶籍而祿山一亂所失五百餘萬存者半之吁人死可勝數哉百姓何罪也唐室之衰自是始矣嗚呼明皇帝以積德之後又承豐餘富庶之時如此然且不免一旦之亂又況其不及明皇者可不思哉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孰敢侮予信夫作此詩者知道也非周公吾其謂何

廣陵先生文集卷十三

廣陵先生文集目錄

卷十四

書李勣傳後

讀石介原亂因書

道旁老父言

段秀實太尉傳

烈婦倪氏傳

急箴

憂箴

說孟子序

廣陵先生文集卷十四

逢原王 令著

書李勣傳後

論曰隋唐之交天下大潰而所在虎遇以爭而勣於此時能牙爪出以自用天下已平矣文皇猶多事四夷而嘗得勣以甘心故突厥延陀之平勣尤用自偉而世主亦多尙之獨君子者有以罪勣也而文皇尤傾心以注勣雖彫鬚有以爲勣用者猶不嫌有損以賜之而況其外者耶殆其終盡之言則甚矣

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我將責出

之拔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則必致其死力豈於勣猶有遺憂而平時亦以奇御勣耶及高宗廢后之議竟亦得勣力以致武氏移天

下然余嘗病文皇之不果於明使勩尙爲用固已嘗用
之如猶有一日之憂尙多其前功則自可休養之且俾
來者無授以柄則已矣如天下方有事顧勩獨有能不
若亦以忠死之一本作不若以赤心死之又惡在賣之以收其力哉
然如勩雖用於一切而常不可爲大臣謂其未知其所
以愛君也方武氏之議如遂良無忌輩更探沸一本以作湯
患熱而勩獨忍不願雖其心固自有存然亦有所從來
也然勩曹終無用假之得其力而極厥愛則勩前之所
爲盡矣使其不得其愛且力尙何用之適宜爲憂矣余
讀之至此惜其知人常無難而人常難於知人又病其
使人者多不以道也故重言之然至勩之孫敬業竟以

兵動武后時而謂爲復唐以誅豈非天耶然爲人臣者亦不可不知其愛君也

讀石介原亂因書

古之治要自井田之壞百實同踣無復張起昉於衰周以至今日二千年閒其爲治平如客寄故靡靡日轉潰腐猶一軀縣百創雖閒有膚儒碩人摩按吮傳爲得養護旋即剖剝以至于肉盡骨出無可奈何猶將解筋折節拔血視髓破碎而未之止嗚呼弊吾道者不以甚乎於予何從而誅也雖然固有可疑者聖人不出賢者棄之不用而朋邪駢蠹交相扇剖而不休又豈孔孟之謂天之將喪斯文與未欲平治之然邪宋有天下行百年

名儒六七作然猶逗滯淺近未徑絕古雖閒得聖人之遺言苟置於大有爲則未脫泥與匱以是使人不多喜其書及得石公操所留文若原亂明禁等篇是亦欲有爲者也有欲救之言無可救之道吾則爲斯一本作且斯吾不爲公操爾惜夫不之用也已

道旁老父言

道旁老父髻而黑瘠天甚寒衣破上而露下王子遇而嗟之老父曰小子何爲嗟答曰翁耆矣一本作老矣衣食不足以勝寒餓筋力已疲不能得日休小子不肖竊有志故敢以嗟父曰子來前吾語爾夫畜者求食芻犬者懷菹然則尸之者宜若然耶且不知吾輩又尸之誰也天

乃亦宜牛馬其思歟答曰太平之世明天子在上四民各獲其利衣食所不及者游惰之民爾雖然公胡爲至是父曰時運凶有田不足以償租負子孫散去不能見保然則老人者尙有罪耶謝之曰公無多怨歲飢爾奈之何父怒曰飢可罪耶授人之羊匪牧是思十年而來九皮而歸曰羊病死奚牧之非然則可乎小子未可與語也又何志之有耶投其杖而去追而謝之弗復應

段秀實太尉傳

作此傳時新唐書未出

吾每讀柳子厚上史館書及太尉遺事更再三欲捨而不能也心疑其韓退之直史館時而久不得太尉傳今而得之徒斷斷無奇節又惡覩所謂遺事哉已而疑子

厚實獻否也閒取而并之此則柳志耳更爲之贊云

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也方六歲時母且病侍不食者七日及長喜自厚重內敢斷而與人款款不疑實剛決者初從安西節度馬靈察討護密以功爲其府別將更事高仙芝而李嗣業請以爲判官得綬德府折衝肅宗起靈武呼安西兵節度使梁宰不起應秀實見嗣業曰事謬矣天子令而不從者嗣業亟以白宰得兵五千去赴朔方而以秀實爲之助方戰有功會父死以喪去嗣業不可曰公且去一本作爾去嗣業失兩手無能矣起之爲節度判官復奏爲懷州長史知其州而嗣業卒秀實哭泣營葬之皆有禮荔非元禮見而德之復爲節

度判官以及白孝德爲使累遷太常卿爲度支營田副

使而大將焦令謚以田課民曰比秋入我熟

一本無會熟字

歲早以訴不得哀民其窮有死終無以輸乃以狀關營田秀實書其狀仍使人求柔謚謚怒入田民罵曰段秀實非我所畏也爾何心謂我畏而訴之叱以所書狀加其背而杖之人二十訖垂死輿以來秀實走唁之泣曰爾窮以我爲歸意我脫爾也借我不能則亦已矣今又苦爾使得杖咎實我爲之不在謚卽呼水來以爲洗其血手裂裳帛裹藥傅所創卽解馬使賤以速售徒急錢以入令謚而令謚亦不之知軍有尹少榮旁不之平疏令謚而罵之令謚聞而大負媿不自食且曰段公仁

人我尙何面目見之一夕亦會其卒軍之遷西時汾陽

王子郭晞軍客在

一本作於

邵士卒甚亂暴而不加制而節

度白孝德亦顧惜自

一本作其

爲難聽不加裁秀實不可之

孝德曰公言非不願獨汾陽奈何秀實曰公誠能以都

虞侯假秀實當無不可者孝德喜如言旣一月晞軍十

七人坐市飲曩不相平奮以兵舂釀器壞酒出流散秀

實急取斬以令市晞軍聞而忽譟且盡甲矣孝德懼以

謀秀實曰無恐也行往辭之因解其

一本作解去

所佩刀麾

御者曰退命一人老而蹙者進隨以行入晞軍笑謂甲

者曰爾徒取而殺我徒

一本作財

一老卒耳惡用譟我且來

以吾頭授爾爾可不待甲也晞軍大驚不敢害且俾見

晞秀實讓晞曰汾陽王於國家有甚盛功雖然爲子者可不終爲惜愛耶借尙書軍有一旦之變尙書雖自爲何如無乃惡連汾陽也今尙書兵暴縱無賴取掠恬不爲嫌乃至折人手足撞殺孕婦夫軍有甚暴幾日而不大亂耶晞拜謝之且曰晞之幸以得公教願以軍從公顧叱左右者令解甲去而秀實徐謂晞曰秀實方來時猶未食願得食於公晞辦之而食無疑已謂躉者曰我疾作不可以歸矣爾可以吾馬去須來日復來遂就臥晞軍晞敬候不脫衣遲旦同謝孝德請去而之他以故邠州僅免禍尋拜涇州刺史而尙爲邠寧軍之虞侯馬璘亦奏加開府儀同三司璘視軍事一有不合秀實者

輒據爭之會有詔璘去軍士心猝搖校有王童之欲得
之以亂間以其謀來白童之以夜盡相約至旦叛矣秀
實持不爲動徒戒鼓人加於常少促之鼓未四更而夜
已曉叛者不及發又焚軍草子場期救者以一本作於亂秀
實令軍中曰火且發有動與言救者斬爾戒軍門無入
童之救以故又不及亂出一本盡取斬之璘去至鄭穎
舉以秀實爲思又奉爲司馬兼都知兵馬使而吐蕃寇
鹽倉戰璘軍却虜阻不得歸部校稍稍棄而閒來秀實
召讓之曰兵法失將麾下將盡坐之公等奈何以頸迎
刃而來耶諸將恐且拜秀實命統奇兵出張以示虜虜
懼解去璘亦賴此得歸及璘疾又奏秀實攝節度副使

尋拜涇原鄭穎節度使吐蕃懼之去不踴邊德宗卽位
加檢校戶部尚書張掖郡王建中初宰相楊炎元載用
事請城原州秀實以方春不宜輟農以上功炎怒降徵
爲司農卿將行戒其壻韋晤曰吾家過岐朱泚且有問
慎勿爲受一本作必致饋饋不可受泚果致綾三百晤竟不得謝秀

實怒甚晤對不可辭秀實曰雖然終不可挽吾家安於
司農堂之梁及朱泚以姚令言兵反意秀實以楊炎故
有憾宜可得與謀秀實又啖之似從且欲陰有以圖而
未及得會源休教朱泚以韓旻將兵三千去一本作共迎上

奉天且圖不利於上秀實謀於劉海賓何明禮等曰事
殆矣韓旻至則上不可勝諱公輩奈何時姚令言用賊

事而岐靈岳爲判官因急盜令言印將爲符追韓旻而不果得事且急取司農印倒署之符以還旻旻果疑以回秀實謂海賓曰旻且來吾屬今不死後亦爲泚得猶不若先搏泚擊之死假弗及不猶快乎海賓然之明禮亦願外爲之應明日泚呼秀實議秀實當戎衣與源休會泚前休語及泚秀實奮起奪休笏急走唾泚面罵曰狂賊爾身不斬萬段我恨且死欲誘我反可得耶卽以笏急擊之泚窮以臂自遮不得擊財中額流血以走而海賓明禮不至羣盜初驚人人自失志未及動秀實大呼曰我終不從爾反可殺我也眾殘之而海賓明禮及焉德宗聞而泣之自悔曰誰爲一本前日不加一本哉一作謂

詔諡以忠烈贈太尉

贊曰自古勇傑奮義之士尙矣然遭平時不自得而徒以死者亦多使人人如秀實而死不虛所得可勝言耶以是知士之與時逢者常少而秀實乃能自會如此其死何假嗟耶然人人未嘗不卒以死而人常樂待自盡而不喜死而得義者豈以長短爲較耶吾嘗計秀實之死以及朱泚之敗財不及歲月其閒源休姚令言輩竟亦以逆誅以是較之與秀實所得又孰多哉借之得自終死而人不食尙不及犬彘惡在其偷日以生哉秀實之孝仁勇義已自能皦然不待文而後明也雖爲之文復何以加之哉故徒傷其死之難得而人常不善擇死

而已吁夫。

烈婦倪氏傳

近世父母死兄弟相利以財遂因緣不相容必分以居
子嘗恨之又求世之謂律者自非父母在與喪則聽皆
勿科噫造律者何耶豈以孤孺未自立一本則強不仁

者得以侵而分之爲恨耶使其果孤孺而偶強不仁縱

分而不侵者有幾使其不孤孺而爲相利一本作人以

分幾何不長而不容幼而不悌哉一本作兄奈何不禁

且刑也子觀今世父母在一本作在盛時則兄弟常無不容或

時有亦能相解補一本作相死則遂割裂以相一本殊

絕已而復多相復歡以是而言豈有他哉財旣利矣一本

之作律復開不禁之爾嗚呼孝悌苟不能尙將教及之奈何率天下而路也噫造律者何耶故今世謂久能相家者爲義門朝里交多之往往加旌識復租調以爲表勸而民猶不樂從信哉孝慈見於薄世也況又見者少耶可悲也已天長縣西有夏侯氏兄弟而家者二十年子固嘗疑其久也已而徵之乃爲勸一本作乃名爲勸者力焉勸善總維每相求柔之族賴以久勸死則夏侯氏之族離矣甫其釁者曰開性愎拂不樂相長幼旣利分逼兄以兵旣而從之已饗其財田尙慊於他兄弟欲稍稍并欺之閒爭不爲有則亢強自爲利時時攘寇無忌其妻恥而諫者數四已而不之從又欲奪弟之廡門不得怒摔

弟於階墜之傷其妻爭之強既不勝且歎曰吾言不用爾類相吞嚼終殘傷無復時一本作向時我不得終爲若家婦且死矣是不忍目見如夫爲也言之明日而亡旣得之死於池池之水纔深三尺自非甚疾恨與篤自信者不能死嗚呼果哉使其婦於人尙不以此容於夫而爲之死使其夫且官又肯容於氏哉其行已又可知已子聞而惜之爲之傳且傷世之兄弟者又歎家有一如勸者尙不能動死則遂然況君子乎天下可知矣烈婦姓倪亦天長縣人也

急箴

急人之知枉己之爲急人之好枉己之道世不已好世

不已知必爲不移守道不隨吁亦幾希

憂箴

天下爲憂將道是求一身爲憂將利是謀道求我悅利謀我拙悅固莫加拙亦我嗟嗚呼得天下爲憂而不憂者又豈若我視一身又況視天下不及視一身者耶

說孟子序

自孔子沒百家之說興而聖人之道始散逮至于今而天下之說亂矣故學者求其有知而無所從焉自堯舜三代之書旣缺先王之言亡於世者幾半而異端之說日興則天下之學者幾希不去先王以從夷狄也夫五經雖存而說者謬異學者安所取信哉昔孔子沒羣弟

子各取所聞集於書今之論語是也幸而聖人嘗言之幸而弟子能存之今其書財此耳不幸言之不及言及而不存者固多矣有如仁有如性有如命皆一時之罕問問而智不及之皆孔子所不對也故語以謂孔子罕言然則論語之載亦略矣世之傳論語者多矣少而讀之壯而不知其義老且忘之終不察其何用故世通以此書爲習而未聞有篤信好學守死是道者則其於五經之學可知也今嘗自孔子之後考古之書令於論語者獨得孟子以其言信其人與孔子不異惜其古之人學是書者稀也自戰國荀卿劉漢揚雄隋末王通皆有書以配孟子稱于世而荀卿之非孟子見于書王通蓋

未嘗知道也夫不知而非之與不知而不言其爲雖殊
要皆不知孟子者也執三家之中獨揚雄以謂孟子知
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其言雖不多見
然亦足以發雄之知言也彼孟子之所爲直與聖人者
並信夫二子亦何預之哉昔韓愈有言曰夫沿河而下
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雖疾不止終
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
孟子始雖愈斯言則然今其書具存而可考其他亦多
與孟子不合然則愈之視楊墨以排釋老此愈之得於
孟子者也至於性命之際出處致身之大要而愈之與
孟子異者固多矣故王通力學而不知道荀卿言道而

不知要韓愈立言而不及德獨雄其庶乎夫學亦難矣哉是其能力學名世如三子者亦稀矣然或失如此使孟子而在三子者同時固應有辯也假孟子而出其後於其書固應有所取捨惟雄切近之庶幾取合焉令嘗考求古書之當否以聖人折之蓋所見如此故令於孟氏嘗願學焉猶病其不能故於所疑皆闕之今其所言皆令所已信者然亦不敢自謂必與孟氏合諸君子盍去其不肖而加擇焉夫道豈難能哉誠願其力行何如爾苟聽之於耳以存於心用會於行事則古之好學者皆然也不然亦何爲出入於口耳之間徒以爲煩耶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者可

不勉乎

廣陵先生文集卷十四

廣陵先生文集目錄

卷十五

送黃莘任道赴楊學序

周伯玉字元韞序

杜漸字子長序

潤州遊山記

過唐論

殺太子建成論

廣陵先生文集卷十五

逢原王 令著

送黃莘任道赴揚學序

人有長冠偉裾氣敦色舒白而輕軀偃而善趨者豈士之謂耶曰非也士豈獨以此而或者士以此耳人有窮窮虔虔徽纒牽抓肌出精磨滅日年黏毛續絲錯會朱丹終年求其名能一朝以之入官者豈學之謂耶曰非也學豈獨以此而或者學以此耳人有行肩相差坐肱相支苟論其同不論是非轉圓而旋惡方不然好惡出己去就以焉者豈友之謂耶曰非也交豈獨是而或者交以是耳敢問何謂也曰始吾而先千百年古人有

爲此者吾不得而見之也始吾而先千百年古人有惡此者吾得與稽焉昔之人嘗有奇衣婦飾者矣聞有荀子者非之曰是非士之道也昔之人嘗有雕蟲篆刻者矣聞有楊子者非之曰是非學之道也昔之人嘗有小人成羣者矣聞有詩人者慍之曰是非交之道也或問士惡乎宜曰仁義是言也仁義是行也學惡乎宜曰遷善而遠過交惡乎宜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好賢而進不能然則惡從來曰源於經流於人或問人曰師也士之不相師也久矣自三代而降聖賢者又不作天下之弊爲日遠矣凡一民之有不獲如古一事之有不宜於今者皆學者所宜焦思苦心以取古而副今於此時而

士如此士學如此學交如此交而不知求所師其爲不仁亦大哉國家自慶厯已來詔書屢以育材養士爲志而郡縣多立學學益弟子員然銳精之士野不減少而學不加多或者聘師之道未廣耶前日稍稍聞揚官有學議旣而起縣主簿黃任道先生以主之令謂其人也嘗往賀之而任道語余曰教育非我所願當也然我將起州之信有道者與之俱而河南滿建中粹翁者乃人也令聞之喜而憂之退而思之曰粹翁賢者也豈特一州善士哉然投藏蒔隱者久矣揚之士誰爲知者請誦其一端昔令嘗居揚矣揚之士往往見之而獨粹翁聞而未嘗見也嘗徵於人曰某宜佳士捨曰不之識則吾

言爲過矣他日就見之則色溫而言厲其爲則大不與
吾同令凡心與去就爭者久之未樂也旣而決學之進
而視其禮退而復其言者三年而後盡信之故令嘗師
處之而粹翁許我則友也雖然嘗試思一本之先令而
學於粹翁者令嘗問之矣而未之聞也後令而學於粹
翁者令宜見之矣而未之見也夫學者更三年猶不肯
一就見之借粹翁爲任道來假有如令而從粹翁者肯
直三年而待盡信耶使令之不自逢粹翁則今日之學
前所謂學也今日之交雖鄰亦覲耶以我而計人粹翁
豈易知之此令之所以當喜而憂也令嘗視任道之爲
則甚哉多似吾粹翁也所爲似之則令之憂於人者同

矣如其不然則將見揚學之成也師師而友友坐者讓
先行者避後居之家而祥處之鄉而直登之朝廷而才
風而示天下則環千里而慕以來嗚呼盛哉雖然固在
學者也於其行爲之歌曰

歌編在古詩中

周伯玉字元韞序

至和二年高郵之學成後三月而令來因盡得高郵之
士方是時元韞之來蓋已久而學之人多附而喜者今
至獨甚後元韞閒嘗謂予曰人之於我則然而我之於
人要待子則合也子猶辭且不之當然觀其泛泛相上
下與眾殊不相分久雖知其意自有所在而外終如無
所好惡者然此乃令之所不能也令性朴略趨世喜自

逕不能曲折以顧避以是多失於人間亦自挽引時就
低下未幾而復以是亦自憂而子乃得吾所不能者久
則願合焉一日乃請曰吾親之名子以玉殆亦有訓而
字者忘所稱今敢望子焉令謂之曰甚哉文人之善名
子也然他人之字子既不稱是吾亦人也子何所望哉
雖然古之言王者多矣皆非予所及也予獨愛孔子之
言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蓋予嘗盡心焉又常
思玉之所以能取重於世者由玉終自貴重世有知玉
而願用之者或時一本自求去假人無所用之則玉貴
猶爾也信乎有玉而強人使售之非唯玉以是賤一本
是自而得者亦不知玉將安用之也蓋聖人之取於玉

如此予亦敢用是以爲元韞之愛也至和二年二月日
王令序

杜漸字子長序

杜君山東士名漸少嗜學性澄淡不易語笑平居循循
若不自足予與之交且三年不甚見其喜之與怒也一
日探字於予歸作漸說以字之曰舉世奚不漸天地不
漸也一分而永定也聖人不漸也自誠而明者也不午
不中不望不豐日月亦以時而然也履霜而堅冰首夏
而清和寒暑亦不卽至一坏土之多一毫末之微山林
之所以廣大也蹄涔行潦乘卑而深積少而多江河之
所以無量也呱呱而嬰羈貫而童華巔而班白人亦幼

而後老也故飛而上者先卑走而遠者先近物理然也非聖人學亦有漸也無漸奚其至故日月寒暑天之有也山林江河地之有也有漸無不至飛走禽獸與人同也有漸有不至自止之也學亦飛走之匹有漸有不至戒之在止則長久而後見然其見也必至嗚呼哉請字日子長幸聽之無忽河東王令序

潤州遊山記

去潤而東順江而下六十里而後至其山名圃一本作圃昔余居淮南嘗以事至其下而望之則其東皆平去圃而西逆江而上五十里而遠始有山三其二合爲海門一爲焦山世傳漢之隱者焦光居之今其旁猶有傳爲其

後者世以其故名焉江之源出於西南其流至是蓋萬里自金山而分分而復合故其流湍而善覆舟之絕者皆逆刺而順下山之道南出人之遊者入於北以至寺其花櫻其石崖其樹薄木而厚竹余嘗至其上以望江海之交下求晉將軍王羲之之銘而觀之蓋嘗終日焉直焦而南其山石翁去其西六里而遠曰花山又其西三里而近曰甘露二山皆有寺而甘露清暉閣爲最佳余嘗至以問很石之何是其傳曰漢末吳蜀二主之所遊也其地皆岡其東別而益盤其城爲鐵甕西折於江其山蒜其下河北距於江以泝金山自余之喜遊上下江淮之間七年之中凡九至其上下憩於頭陀朝陽之

巖去而每思之直金山而南其山扁其東之山龍堂其西之山白虎又其西之山蓋不知其幾百十里而後絕其可望而見者若長山若五洲若青山若高麗若覆舟自白虎而南別爲阿益卑爲阜其附爲城其裔爲岡屬於山凡十數里山皆石土雜無竹樹其石鑿而轉於城中載而入旁地可爲梁可砥柱可捍旁江岸可爲道中轍所用旣博則取者無日而不至其草可爨其下多牧故其山貧獨招隱爲最富昔其地戴顓之所居也山負南而抱北寺偏其左去寺而西道數百步而分自南而東得泉二虎跑鹿跑井一煉丹自西而北有庵曰披雲庵之南軒舊本無四字山之最佳處也其地敏竹其樹宜松

其果多梅李桃杏梨栗其他木尙眾而雜密不可紀識
忽焉視之如髮其西之山盤爲虎窟其泉出爲眞珠步
其東而上有泉曰一人下更十數山而至鶴林鶴林蓋
竹林也傳云晉末宋高祖方微時嘗臥其下自以見黃
鶴爲祥至其後改之其語應史其東皆岡阜斷輒復續
以與鐵甕交潤之地傳江其城亦傳山而爲固自漢唐
之亂方天下之分時潤常當戰衝其禍久結而不解世
傳其民爲甚苦方其平時伐山刊林下浮於江海其得
龜魚茭蕨萑葦薪炭以擅其饒食用旣足棄其餘於旁
近至猶得贏資又因其山水之勝歲時之閑憑高以臨
遠思去者以望來皆生遊其間而死葬其下其民願亦

獨樂也州之南北通河江故其俗輕有舟於其歲時都
人士女之出無馬俗不用車舁其遊皆委蛇皇暇故於
山泉之微木石之細每有過異輒得傳一州以爲觀宜
其土物載於民間者多也令旣自視無所用於天下去
而逃之民間日偷其衣食之閑以軼于事緒一本之外
忽焉樂而忘疲也閒而思天下之盛時君臣相與之際
士有出於其時者皆心經萬事之繁月覽天下之會身
任四海之重乃至有九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其有
所思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則坐以待旦所爲煩勞用其
力於天下乃如此於其休閒則其人蓋已貴富非其一本
作賓客在前則詔相居右施身於拜跪揖讓之閒苟一本

作是日之所及手之所指則左右爭走操執以從事金石

絲竹羅而合比於前

一本作後前

千戚羽籥列而布舞於左

右雖終其身何暇一日之及山水之間哉假有樂之者又其時皆土斷壤絕分裂以爲國非有天下之事王者之命身不能輒過其下況又得歲月樂於其閒哉自其下君臣相得之日少士之生於其時顧非其道者稍稍引而去之入於山林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不願世之賓客儂价也私居燕閒妻子起坐以相給不願世之左右趨走也泉流鳥啼風薄木以成聲不願世之歌舞也其於朝廷廟社之閒非身有其役亦不爲之至也斯二者皆士之得所樂於中致其身於進退接之以外物之可

樂蓋其得失之如此子讀詩至於考槃而後知士之得已而可已也彼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蓋聖人嘗以曾點之言爲然又從而歎之孔子亦嘗曰隱居以求其志未見其人也自孔子孟子沒士之進者多非其道以其不合而去者則有矣以子考之要其終不與聖人悖者蓋稀方其去時若真有挾待世之必合而後爲者閒亦時君世主招之使言一本作進得道其欲爲於天下而其言多齟繆一本繼云或質於古而無倫施於今而蓋悖子竊惑之然不知於山林果何以也及子無所事縱身於山水之間以爲甚樂而後知彼蓋亦有所惑者也夫隱非求志慕山林以長往與進非其道樂芻豢稻粱而不能去者其事雖殊

然爲失則一也是皆謂玩物之士書曰玩物喪志然則
隱者之於此固可以求其志而亦可以喪其志也傳曰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隱固有是哉

過唐論

隋文帝收前世之弊開南北之礙兼通而無累矣當時
亦謂能久且傳而無窮及其勢去日迫亡不及議而天
下已起而爭逮唐公回一本作面睨一顧而天下之士相視

以起故李密舉東都薛舉陷扶風竇建德沒西河宇文
化及蕩魏王世充汙洛陽李子通瀘江都皆樹兵南面

而其他蠶起之師螳抗之盜所在自名以並一本作爭起而

不可勝數遠而數年近則歲月爭斧析以分天下一跌

立失據則水火以相滅及太宗文皇帝戈指箠奮四面

以呼而天下震傾以歸雖有長兵深城

一本作長城深池

皆草

折卵脆

一本作碎

隨向以壞然猶馬不輟鞍士不替甲者數

歲而天下略平更因餘勇以外事四夷故東舉遼海西

蹶高昌北平突厥其餘氈裘之君鳩舌之長皆心

一本作氣

奪色失面內而望驚爭折牖頓角

一本作首

奴入以事朝威

德包覆四夷無事矣貞觀初君臣諧熙政事修舉年穀

屢登民眾繁息各安無事刑用以稀雖王功未成而稱

頌之臣已言先

一本作先言

太平矣而房喬杜如晦初猶用

有爲及其才窮術殫更迎君以入無爲以謂堯舜適無

爾嗚呼其亦可道哉

一本作可惜哉

然愚嘗謂後世有思貞觀

而不得見者喬如晦適能爲功後世有思三代而不得見者則喬如晦亦未能無罪也逮高宗中睿之世其亦

一本

無足道而中閒武氏女子乃坐以唐周運席上

一本

作以唐爲周坐運席上

則當時用人得材之何如可知矣及開元

之閒亦號爲平而世所指以名治者如姚崇宋璟輩爾是其材知簿書成要之爲務刑名聚斂之爲職聽弊決斷之爲官顧其爲常俗能耳非有公天下之志追合古先之謀度長計遠之思身相時君手運天下而不能知有爲歲久日積賞罰旣行矣而不能進退賢不肖當是之時君智不加明朝廷不加修天下之方

一本多聞廣本

博識之士不加進左右便嬖倖佞之人不加損民之貧

富不知限兵農不知一此固守天下而幸安者爾庸知
爲相哉及其身死之日肉未及寒而小人滿朝天下浸
危矣而明皇帝自若也及范陽之人狼顧一呼而久安
之民股慄而不及遁向者倚忠仗用之臣爭狐一本作
狐爭兔走以失區區西奔求爲旅人以自保而不必一本
作可得
視向之荒樂怠敖其得失如之何哉天下方未難一日
時假人有試言其必然則明皇亦肯動心而留聽耶然
祿山以庸奴之材踐拔起之勢聚險虜臺豎之謀一朝
而倒行然猶所攻無前所壓破壞流毒被天下而唐以
積世之資貞觀開元之惠天時羨豐盛盈之餘府庫藏
積奇贏之財而扶義以起有如靈武左右宣力石忠之

臣有如郭子儀李光弼守堅挫銳之士有如張巡許遠
逆知陰料備豫之師有如顏真卿加以民思唐未厭之
心然猶所在烏驚以散魚爛不收者三年而僅得以誅
則爲天下計者可不知懼耶

殺太子建成論

或問文皇帝殺太子建成得爲義乎使聖人者如何爲
處也令應之曰是烏得爲義吾聞置天下而兄弟讓者
有矣尙未得爲聖人也又況以天下而殺其兄者乎聖
人處之則讓也讓而不獲死奈何曰是亦命之云爾也
然則周公有罪耶曰周公何罪哉天下固成王天下也
周公事成王者也周公東征可不行乎及其誅之也人

固謂周公我實謂有司也周公不兄念哉或猶未之喻
譬之曰今人有轉移爲人執事者闢而主家有盜焉主
怒而盜之禦也迺執事是呼不幸而盜乃執事者兄也
則行之否乎曰行矣執事者念其兄而不殺之而同行
者殺之則執事者猶有罪耶曰無矣然則周公獨何罪
哉文皇之於周公又異也曰湯放桀武王伐紂然乎曰
然也然則爲民耶曰爲民也謂其爲民而殺君可乎曰
桀紂不君矣爲民而殺之惡乎不可曰建成亦有罪奈
何曰君之有天下之尊者以其能君也今而不君矣可
不去之耶故曰爲民而去之義也兄之有弟之尊者親
也親可絕耶況又建成之罪不逮古之取放伐者也抑

使桀且紂爲其弟者尙不忍乎殺而身代之也曰文皇爲民則奈何曰是猶一人負販而有千金之家其家又百數十口也而其兄惟奢淫是思日散金數十其家相爲謀而飢寒是懼因惡其兄而善其弟焉曰安得弟而家是爲也其弟率然曰是不難刃其兄而斃之迺涕泣曰兄非不念也吾爲一家爾也然則何異哉或者猶不勝又曰自三代而下數百世閒而有文皇奈何又訾之曰以貞觀言之吾故有取焉如附建成而言之是猶惜千金之子曰幸而彼有家奈何復責殺兄也吾見其戾矣今之言太子建成者曰將脅高祖而爲不利吾固疑其加之也設或不爲然然則魏徵王珪文皇尙忍用耶

廣陵先生文集卷十五

廣陵先生文集目錄

卷十六

代韓退之答柳子厚示浩初序書

上王介甫書

代人上時相書

見朱祕丞書

上邵不疑書

上孫莘老書

廣陵先生文集卷十六

逢原王 令著

代韓退之答柳子厚示浩初序書

子厚足下相別闕久時得南方人道譽盛德甚相爲慰
快又聞得子厚文皆雄辯強據淵源衍長世之名文者
多矣未見加子厚右者也其閒亦小有務辯而屈理趨
又而背實者然古之立言者未必皆不然亦說詩者不
以文害辭之一端也愈比置之近有傳送浩初序來者
讀而駭之不知真子厚作否也雖然子厚素有之宜真
子厚作然反復讀之亦駭而疑又恐非子厚而他人作
然也不然何子厚見禍太甚耶來序稱浮圖誠有不可

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其於情性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得而斥也子厚亦不思哉夫易自乾坤以及未濟皆人道之始終聖賢君子之出處事業至於次第配類莫不倫理故孔子原聖人設卦之因而繫辭之則首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類是也其中則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焉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又其下則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而皆不若浮圖氏棄絕君臣拂滅父子斷

除夫婦之說若論語二十篇大率不過弟子問仁問政問爲邦問患盜之類爾至於問鬼神與死則皆曰未能事人與焉知死之類又非若浮圖氏誇誕牽合以塗瞽天下而云也不識子厚謂爲與易論語合者何哉借如其中有萬一偶竊吾聖人之言則君子者遂不思其患而崇好之耶是猶救桀跖之誅以耳聞而目見有類乎堯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況又去父子夫婦而無萬一於周公之美者耶且子厚謂愈所罪一本者跡也而不知其石中有玉者不知子厚之學果中與跡亦異耶夫然子厚心仁義而手拔劍以逐父兄謂其爲跡則亦可耶子厚亦患愈斥

浮圖以夷反爲之說曰將友盜跖惡來而賤季札由余也嗚呼子厚又不思矣哉昔者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者夷之若杞侯稱子是也若愈不得斥浮圖以夷則孔子亦不得斥杞子以迹而不思其中也聖如孔子者其取捨猶不免子厚之過耶又不知子厚謂季札由余者皆若浮圖氏之拂君臣父子耶不然則否也愈嘗探佛之說以擬議前世盛德者而皆無一得也若堯舜孔子者皆佛之甚有罪者也以智者觀之不知堯舜孔子果當然耶不然佛妄人也自孔子死千數百歲唯孟子卓然獨立今讀其書則皆教人興利除一本害驅龍蛇除禽獸與殺牛牲犬豕以養老一本祭死其大不與佛

合者則若君子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堯舜之知而不徧愛物者急先務也以堯舜之仁而不徧愛人者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以是言之是孟子又異於佛而得罪也甚矣且不知子厚之讀堯舜孔孟之書也將讀而盡信之耶抑徒取其一二而棄其十百也不然則孔佛之不相爲容亦已較然何獨子厚能容之也愈嘗觀士之不蹈道者一失於君則轉而之山林羣麋鹿終死而不悔乃至有負石而自沈者以君子觀之是皆薄於中而急於外者矣惜夫何至是哉今子厚雖不幸擯斥於朝乃亦不能自寬存以至於陷夷狄而不悔也

薄於中而急於外在盛德雖不當然然智者觀之不得無過也必求其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閑者則

浩初之心尙何完如

一本作於

麋鹿也心溺於虛高之言而

遺於人倫之大端其比於負石而沈河者孰得哉愈嘗笑今人之謂有智

一本作知

者爲毀釋氏釋氏非毀之也譬

之器然舊嘗完而暴礫之謂爲毀也可矣其從來不爲器者是自然耳豈人毀之耶此皆不知道者之言也自釋氏之說入中國流數千百年其徒樹其說而枝葉之者眾矣烏知其有不取此以假彼者耶況又玩其說者常名儒也孟子謂矢人豈不仁於函人者豈盡無意邪正謂是也使佛之福可求其言可信其教等於堯舜孔

孟而或上之則君子者當先眾民而學且行之矣伐彼善而固爲我異謂愈肯自爲之耶雖然子厚猶謂愈爲之也子曰道不遠人爲釋氏者竟不遠人耶謂爲聖人不得斥者果信然哉石中之玉信何如也愈白

上王介甫書

元城王令謹候臨川先生之起居以書進於左右楊子曰在則人亡則經是經亦猶人也孟子曰聞風不如親炙之則何先人而後聞哉而韓子亦謂彼回也有聖人者爲之依歸而恨已不逢然後知楊子之言之略也自孔子沒而後世之弟子源移流漫故六經之學皆雜出異同駢爲門戶而後世學者老身白首互疑是非銜默

終死無所折問與其親承聖學口出耳納者何可概論又惡在人而經同也又仲尼之世高第弟子名列迹著者凡七十人雖指名庶幾者獨顏氏之子而他皆學入堂戶卓爲高絕自仲尼沒縣今二千年其經具存而七子不時輩出則經人之效又可概見矣夫然聞風不若身親服修不如習化也決矣嗚呼如孔孟者率千載不一出猶學者積思於念身將如見之設有庶幾孔孟者同時而出則宜何如哉其向望有從來矣伏惟座下純道厚德高於近古休風盛烈流浹當世蒙童瞽年皆覩望盛德思欲奮起以沾被餘澤豈令願不願得事前後耶徒以身困地遠自致無由耳今座下入爲天子用

而令適在路隅因自奮飾以來希句教命且償其素心
耳其如聖賢進時退身之道當世之取捨所宜皆座下
從來所自養者況令知不及之何敢言哉南山之田詩
一首輒敢歸賦從者輕價左右慚負無已令再拜

代人上時相書

夫天下有三言其上者以道言其次以志言其下以窮
言夫以道言者用以有爲者也以志言者不得其有爲
者也以窮言者有逢而不自得者也假窮而無逢與有
逢而無足愬語者皆不言也故不得於道則言志志猶
有爲也窮則何所謂耶不得於身而已爾是故古之昌
明之朝甚盛之際明君在上賢宰相掖以輔之故其用

人之詳得士之急日招延而望來更推挽以惡去故天下之士無有以志言者謂其口能輸心舌以播慮故在上者虛耳而側諦爲下者披腹以露藏一本作腸如是則天下之士恨自用之不足何暇畜以爲志耶志猶且無言又況其窮者哉其無可知已伏惟昭文相公閣下昔嘗柄天下以自任矣未幾而去去未幾而天子思太平之所由來則復任相公則相公之所以任於天下者甚重而天下之所以待相公而任者亦不輕也所宜回唐虞於已歸赫禹稷於旣晦則將見天下之士口寫腹竭而後無以志言則窮者又可忽耶嘗聞古者至治之世民有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孤獨之民謂之

窮而無告而有爲者其不先之夫有子而無以爲養與無何殊有親而無以爲孝與無何異苟如是若某者亦宜仁人之所念也又况適逢大有爲之時而家世於門下復有一日之雅者耶則今日之言雖實以窮來而今日之賜亦仁人大有爲閔窮恤故之資也干冒台嚴恐悚待罪不宣某再拜

見朱祕丞書

月日元城王令謹以書見於著作執事楊子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雖然豈獨秦哉要士賤自秦而始耳方三代之盛時教化之具修備故士出有從來及其成也賓於鄉論於司徒拜受於王皆自有禮致然大要皆

爲上者有取於下而在下者無求於上而士之出處已
有方矣周衰之末天下大壞而戰國之世其君皆狼視
虎吞以臘肉天下而深謀巧譎之士罅隙以出顧其爲
何足道語哉然當世之君皆撤席屣履伏偃而願見如
子思孟子之高引不下合而時君亦恐恐其不及養是
其故豈有他哉以其心常有求於士爾當是之時進退
去就常在士而取捨不在人及秦漢而下變天下以郡
縣而以郡守丞尉主之而郡守丞尉當自有法度之成
熟而無求於士而士始無用於天下一求於京師蹉跌
一失之則有老身不及遇者故士之不遇當世者始多
甚者不知士於天下爲何用也然此固士賤之道爾而

令亦嘗笑天下之士善自賤也夫士之無去就之分者多矣惟其自待不高故望人也速自守不固故求人也輕不徒不擇而見之而又不見之謂何也今夫衝衝而趨鄉鄉以見俯承聽如不及望人門以自媚者此果有道者所爲耶顧如畜狗而冠爾曷足以士進退論哉始令之旣學也嘗願以古之人去就而見之旣而卒無得也伏惟閣下爲縣之日已藹然眾相以爲賀旣而修治矣然猶切切日不暇視其所爲心常惻惻日在民然常較之雖環千里而更數十年謀其爲民者未易一得也令雖久聞執事之風而始猶有待焉今則自來矣惟其所以見執事不敢妄而令之自處不敢輕敢以書焉

居世一
幸執事照之不宣令再拜

上邵不疑書

知軍學士閣下夫草茅之微布衣之賤游身於公侯之門散迹於卿相之庭古人爲之爲宜今人爲之爲羞學大而謀遠先義而後祿古人爲之爲祥今人爲之爲狂雖道非不同而義非有二也其時與勢有然也昔者孔子既聖矣蓋身見者七十君而孟子亦進退齊梁滕薛之間蓋終死而後已何其勤且勞哉是一聖人與一賢者一本作聖一賢豈亦身希公卿之高而意得萬鍾之多哉其以道云也然猶大夫不得齊諸侯不得高故陽貨饋豚則瞰亡而投閒齊王欲朝則以疾而謝行非樂於自高

而忘其爲卑也義有然也亦士之有以用而然也今夫裂天下之分而占官府以坐居者豈一人哉然皆有左右之吏助而守三尺法度之成書是其所爲自足而所責已盡其又烏待士之爲哉故士之仕一本無仕字於今世者何所爲哉人無用而自進幾希而不羞人無用而自學幾希而不狂旣羞而狂幾希而不自絀窮且自絀幾希而能自樂然而不自絀而能自樂者非徒以義云也亦有以說云也今夫人之謂利欲者豈以富貴尊高之爲哉今人之富貴尊高者不少也是非爲良富貴尊高也獨士能有富貴尊高爲異也夫恬無求而樂易足則富不可勝用也知天下之所以貴而不爲可賤則貴

不可勝用也。攀堯禹以自學配聖賢而爲名則尊不可勝用也。謙而益光卑而不可踰則高不可勝用也。士之有是四者則何嫌於富貴尊高哉。又安用不得於身而戚嗟求於人而不獲則憤懣哉。故士之有直己而不屈信道而不回雖窮餓死而不悔者誠以中有以存也。雖然皆非令之所能也。亦嘗仰其餘風矣。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亦不敢見也。故學彌久而勢益窮身加修而時譽一本不至凍餓身腹而人不恤孤者不育而處者不嫁日迫衣食之圖以牽所學其勢信甚蹙其迹信甚窮然而處之不敢不恬也。亦古人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也。雖然目不望富貴之門身不雜搢紳之間

非惟己不喜取合於人計其從之亦人之不取也伏惟
閣下之德其聞有日矣始也迫窮餓之役願從事於左
右而無由今則少閒以來也幸閣下憐進之雜文一編
輒敢贄左右律詩一首因以賦侍者其學淺狹無足收
采如閣下姑進之則令齒尙少自待未易已則閣下猶
可待其他日之成庶幾不辱門下也干浼尊聽慚恐無
已不宣令再拜

上孫莘老書

莘老先生坐下六經之道備矣而學者必以詩爲先雖
聖人教人亦然昔者孔子嘗言詩矣曰詩可以興可以
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莫近於詩蓋孔子之言詩如此而令嘗按聖人
既刪之後而參求後來世作之詩逮與古異矣承流相
沿終不反以至今而詩之道大壞嘗推索孔子所謂可
興觀羣怨者幾絕矣則是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之道其
亦略乎今其僅存者鳥獸草木而已尙烏在能多識之
乎然令嘗怪後世待詩之薄而探求當世之所以弊而
後知其然者詩之無主故也古之爲詩者有道禮義政
治詩之主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言也正之
與變詩之時也鳥獸草木詩之文也夫義禮政治之道
得則君臣之道正家國之道順天下之爲父子夫婦之
道定則風者本是以爲風雅者用是以爲雅而頌者收

是以爲頌則賦者賦此者也。比者直而彰此者也。興者曲而明此者也。正之與變得失於此者也。鳥獸草木文此者也是古者爲詩者有主則風賦比興雅頌以成之。而鳥獸草木以文之而已。爾而後之詩者不思其本而徒取其鳥獸草木之以文紛更之惡在其不陋也。然詩既有風雅頌之體凡三而頌者待成功以告神明而後作則平時固未易爲而風雅之道後世亦無采取而散逸草野然士之有天下之志者言天下之事則其詩當近於雅。有一國之志者言一國之事則其詩當近於風。而變正之道又繫之時而爲詩者多無所主而不知所懼則詩之得正而不變者有幾。以是言之則詩之得者

概少矣然嘗聞說者謂古詩之數蓋三千而孔子取者
 三百後之學者皆爭不謂實然以謂多不稱所取然以
 後世之詩觀之非徒得聖人所刪之多然又勝聖人所
 取之少耶其亦可知矣而令嘗讀書至幽厲之後天下
 大亂之際觀天下之窮臣怨民棄妻逐妾之心而求之
 詩而後又得之興也觀其言辯而當質而不俚文而不
 華曲而暢婉而不隱以順言之則可以議禮以公言之
 則可以論義以直言之則可以議正以曲言之則可以
 議刑然後知詩之道博而聖人刪而存之者不徒云而
 古之詩者得之多也令嘗愛之而傷今焉然猶未之有
 能也始者既承從於弊學而甚久晚而知詩之不易爲

而絕筆於今者久之然聞先生之風而願見之退求無以宜贄者則追索舊作得數十篇以獻學未副志無以自白又敢書所說以通左右意者有待也先生何以教之詩三章道其所以來爾憐不加忽則幸矣不宣令再拜